

柳哨声声

◎ 连永生

粗糙的树皮刮出几道血痕，火辣辣地疼，但我们不放弃，咬紧牙关继续往上爬。爬上树之后，我们或站在树干上，或趴在树杈上，一边折柳条，一边扯着嗓子唱：“柳条青、柳条弯，柳条垂在小河边，折枝柳条做柳哨，吹支小曲唱春天……”

看着地下的柳条已堆成了一座小山，我们就溜下来开始做柳哨。先截取一段筷子粗细、光滑无节的柳条，将柳叶撸净，再用一只手捏住，另一只手用巧劲儿一点点地从上往下拧。着力不可过猛，应均匀轻缓，这样才不至于把脆嫩的柳皮拧烂。等柳皮与柳骨完全脱离，用牙咬住柳骨的一端，轻轻一拽，带着丝丝甜味、光滑洁白的柳骨便缓缓脱离了树皮，只剩下一截“哨筒”留在手中。接下来，用小刀把“哨筒”裁成合适的长度，再将两头修剪整齐，把稍粗的一头捏成鸭嘴状，慢慢刮掉长约半厘米的外皮，露出里面翠绿色的嫩皮，一个精致的柳哨就做好了。将柳哨放在嘴里一吹，一丝青涩的味道流转舌尖，悠扬的哨声和着燕子的呢喃、溪水的叮咚声在村头的上空回荡。

等我们兜里再也塞不进去柳哨的时候，就比赛吹柳哨，看谁吹得最好听。有的小伙伴拿出一个火柴棒长短的柳哨，衔在嘴里轻轻一吹，清脆悦耳的哨声就会响彻我们的耳畔，如戏中青衣的浅唱低吟；有的小伙伴喜欢吹粗长的柳哨，深吸一口气，鼓圆腮帮，用力一吹，低沉浑厚的声音缓缓发出，似舞台上忠臣良将的长啸；手巧的小伙伴，拿出一个剃着几个小孔的柳哨，带着胜利的喜悦，眯起眼睛，像喷呐手一样，用手指肚压住小孔，手指随意抬动，居然能吹奏出多种音调；还有的小伙伴觉得吹一个不过瘾，干脆将几个柳哨并排放在嘴里一起吹，或者大的套小的一起吹……吹上半天，我们累得不行，两个腮帮子酸疼，脸都仿佛大了一圈，满嘴都是柳汁的味道。

柳哨声声，此起彼伏，给我们单调的童年生活增添了无限快乐，同时也唤醒了潜藏在我们体内的“野

性”。我们折一根柳树杈当“冲锋枪”，用柳条编一顶“军帽”戴在头上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战士，吹着柳哨，在树林里、村庄里，在明媚春光里，你追我赶，所到之处鸡飞狗跳。

如今，柳哨声又在我的耳畔响起，而我已不再年少。但我依然怀念童年的春天，怀念柳哨伴我度过的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。

窗外传来柳哨的声音，一声一声，萦绕耳畔，直抵心间，唤起了我童年做柳哨的往事。

清明节前后是做柳哨的最佳时节。这时候的柳条很嫩，柳皮和柳骨之间好像抹了一层润滑油似的，只需稍稍一拧就分开了。一到清明节前后，我和小伙伴们就欢呼着、雀跃着一头扎进村头的树林里，做柳哨、吹柳哨。

树林里的早柳高大粗壮，一枝枝柳条就像一条条绿色丝带，随风摇曳着欢迎我们的到来。我们迫不及待地脱掉鞋子，撸起袖子，勒紧裤腰带，往手心吐口唾沫，深吸一口气，双手用力抱住树干，两脚一蹬，身子猛地往上一蹿，敏捷地爬上树。有时候，胳膊会被

春天的美丽邂逅

◎ 张晓燕

早在几年前，我就听说过“紫花地丁”，有个好友的网名就是这四个字。初次听到这个名字时，就觉得很美，很有诗意。

我原来只知道这种植物是一味草药，开紫色花，据说春天随处可见，我却没见到过。

我曾在茌平金牛湖畔的草地上看到过一株小野花，花色雪白，花朵精致，太好看了。这是什么花呢？我在手机上搜了一下，“白花地丁！”我笑了起来，没见过紫花地丁，倒遇到了它的“妹妹”白花地丁。紫花地丁，你在哪儿？

又一个春天来临了。有天下午，我去附近的小花园散步。草地上，零星的二月兰开始绽放，在一片枯草之中摇曳。我随意走着，随意看着，忽然瞥见一棵大树下有点点紫色，以为是除草工人不小心铲掉的二月兰，便没在意，径直走了过去。

当点点紫色再次跃入眼帘时，我发现那根本不是二月兰，而是另一种小巧玲珑的花儿，除了颜色，几乎和白花地丁一模一样。我立刻喊出了它的名字：紫花地丁！

真没想到，这个春天，我和传说

中的紫花地丁相遇了，相遇得猝不及防。它植株矮小，长卵形的叶子围成莲花状，叶子中探出几支细长的花梗，花梗大都弯着脖子，顶端坠着一朵楚楚动人的小紫花。小紫花有5片花瓣，从边缘往里，紫色由浅变深。最上层有两片花瓣，中间层两片花瓣一左一右伸展，最下层的那片花瓣最好看，因为它的条纹颜色最深，整朵花像极了一只展翅欲飞的小蝴蝶。

再留神一看，我发现灌木丛边、草地上，竟然到处是紫花地丁。它不像别的花那样成群结队聚拢在一起，而是这里一簇，那里一簇。紫花地丁太小了，花比我的大拇指指甲盖大不了多少，人走过去，很难注意到它的存在，但它仍然认真地开着每一朵花，纤巧而不纤弱，清秀、纯净。

我看了这一簇，再看那一簇，越看越觉得它有种难以言说的美丽。我久久徘徊，流连忘返。为什么如此喜欢这类小小的野花，我自己也说不清楚，也许正如一位朋友所说：我们喜欢的既是花，也是内心那个小小的自己。

夕阳斜照，金色的光线温暖、柔和，给一朵朵小紫花增添了几分朦胧，就像一个个紫色的梦。这个春天的下午，因为邂逅紫花地丁，而变得分外美好。

香脆洋姜

◎ 孙利

洋姜这种植物是从外国传过来的，因其块茎长得疙疙瘩瘩酷似生姜，因此人们习惯称它为洋姜。

洋姜的适应性很强，对土壤要求不高，房前屋后、地头渠边等很多地方都能种植。记得小时候，我们家地头上种着一片洋姜，每年冬天到了农闲时节，爸爸才会想起它们，于是，便扛起锄头去挖。妈妈和我挎上箩筐紧随其后，一路欢声笑语来到洋姜地。爸爸一只手把手抓住洋姜秸秆，另一只手拿起锄头使劲刨下去，再一提一抖搂，一串串洋姜便暴露在阳光之下。

洋姜的思想是自由的，天马行空，想怎么长就怎么长，其没有规则的形状就证明了这一点。有的像骆驼、兔子、公鸡、骏马，还有的像小人、高山、大树。我一边摘洋姜，一边挑好看的偷偷塞进口袋，妈妈则用小耙子在土里不断地翻找，争取一个不落地将它们带回家。

回到家，妈妈把洋姜清洗干净，摆放在竹筐里晾晒。走在街头巷尾，你会发现几乎家家户户院子里都晾晒着洋姜，一块块洋姜像一个个光屁股的娃娃，可爱极了，给寡淡的冬日生活增添了不少趣味。

晴朗的天气，切洋姜便成了妈妈最紧要的事情。案板上鲜嫩的洋姜在妈妈上下翻飞的刀下发出清脆的声音，继

而变成一片片薄片。不一会儿，妈妈的额头上冒出细汗，冬日暖阳将她的身影罩在斑驳的光影里，成为我回忆中最温暖的影像。

妈妈将切好的洋姜放入一个大盆里，撒上细盐、姜末，再加入适量的白糖、醋，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装入坛子，放在阴凉处保存。十天半个月后，嘎嘣脆的洋姜就成为我们口中的美味。

小时候，很少有零食吃，于是家中腌制的洋姜便成了我们的解馋之物。上学前，我偷偷打开坛盖，掏出几片洋姜，咯吱咯吱嚼一路，剩下的会和小伙伴们互相交换，在几乎相同的味道中嚼出那种不易察觉的别样享受。

上了中学，每次回家，妈妈都会准备一瓶腌制好的洋姜让我带到学校。到了晚上，我们几个舍友就开始嘎嘣嘎嘣嚼着，享受着家的味道。

如今，很少再有人种植洋姜了，再加上市场上萝卜干、酱瓜等各种酱菜应有尽有，腌洋姜逐渐淡出了人们的餐桌。但是每年，家里人还是会购买一些洋姜腌制起来，作为餐前的开胃小菜。

一天早晨，一位同样离开家乡多年的朋友对我说，他现在每个礼拜都要去一个饭馆一次或者几次，喝碗小米稀饭，再要上一碟腌洋姜，在细嚼慢品中回味家乡的味道。